

作家研究文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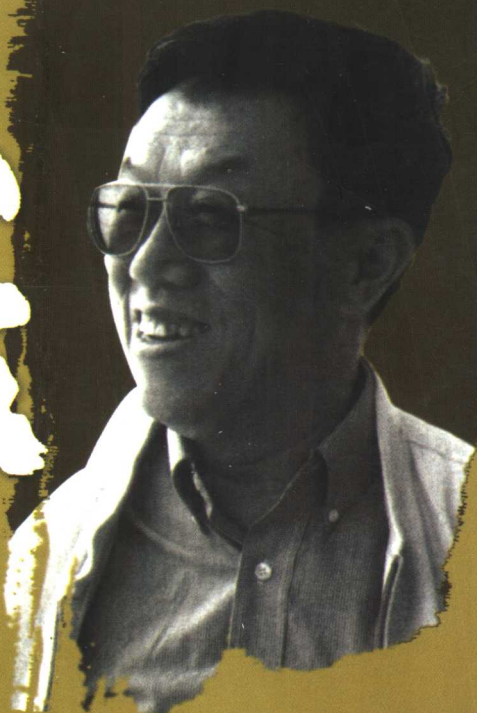
3

严家炎 主编

王蒙

年谱

曹玉如 编

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9773565

F113

C590

《作家研究文丛》

主 编:严家炎

副 主 编:杨自俭

执行主编:李 扬

第 3 辑

王 蒙 年 谱

WANGMENG NIANPU

曹玉如 编

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

· 青 岛 ·

9773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蒙年谱/曹玉如编. —青岛: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,2003.9
(作家研究文丛/严家炎主编)

ISBN 7-81067-513-3

I. 王… II. 曹… III. 王蒙—年谱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918 号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:266003)

出版人:王曙光

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1.375 字数:282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100 定价:20.00 元

《作家研究文丛》

顾问委员会

主任委员 王 蒙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 朱 虹 朱德发

严家炎 何西来 柳鸣九

黄维樑 童庆炳

编 委 会

主 编 严家炎

副 主 编 杨自俭

执行主编 李 扬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庆云 刘润芳 李 扬

杨 栋 杨自俭 张胜冰

崔建飞



目 录

1934 年	(1)
1937 年	(2)
1939 年	(2)
1940 年	(3)
1941 年	(4)
1944 年	(5)
1945 年	(6)
1946 年	(8)
1947 年	(9)
1948 年	(9)
1949 年	(10)
1950 年	(12)
1951 年	(12)
1952 年	(13)
1953 年	(13)
1954 年	(15)
1955 年	(15)
1956 年	(16)
1957 年	(18)
1958 年	(21)
1959 年	(23)



1960 年	(23)
1961 年	(23)
1962 年	(24)
1963 年	(25)
1964 年	(26)
1965 年	(27)
1966 年	(28)
1967 年	(29)
1968 年	(30)
1969 年	(30)
1970 年	(31)
1971 年	(31)
1972 年	(31)
1973 年	(32)
1974 年	(33)
1975 年	(34)
1976 年	(35)
1977 年	(35)
1978 年	(36)
1979 年	(38)
1980 年	(44)
1981 年	(52)
1982 年	(58)
1983 年	(65)
1984 年	(72)
1985 年	(81)
1986 年	(88)
1987 年	(99)



1988 年	(109)
1989 年	(118)
1990 年	(125)
1991 年	(130)
1992 年	(138)
1993 年	(149)
1994 年	(168)
1995 年	(178)
1996 年	(189)
1997 年	(203)
1998 年	(210)
1999 年	(216)
2000 年	(227)
2001 年	(236)
2002 年	(252)
2003 年	(270)
附录一:王蒙获奖作品目录	(278)
附录二:王蒙作品集目录	(281)
附录三:王蒙评介、研究作品目录	(293)
编后记	(354)



1934 年

10月15日(农历甲戌年九月初八)

* 王蒙出生于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王锦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。母亲董敏肄业于北京大学。

“我祖籍河北省沧州专区南皮县(龙堂村)。南皮,因是张之洞的故乡,故小有名气。但我这一辈已出生在北京了。具体地说,我出生在北京沙滩,当时我父、母都在北京上学。”

“我出生在1934年10月15日。”(《年轻的履历》)

“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,夕阳落山的时候,一个婴儿‘哇哇’放声哭啼着降临到人间。”(方蕤《我与王蒙》——王蒙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)这就是王蒙。

“家父是留学日本,那时他也在北京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,后来还担任过大学的教师……”(《答日本共同社记者问》)

“母亲的祖上与清朝大文学家纪晓岚还有点亲戚关系。”(陈允豪 胡靖《春华秋实——记作家王蒙》)

* 王蒙的名字是他父亲王锦第的北大同学何其芳先生给起的。

“当时,他年轻的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哲学,而何其芳先生在研究法国文学。何先生说:‘给你的儿子取名叫阿蒙吧!’这是从小仲马的名作《茶花女》中获得的灵感。此书的男主角的名字现译阿芒;阿芒、阿蒙只是译法的不同。王蒙的父亲一听,就连声叫好,只是说不要那个‘阿’字了——认为那是南方人的习惯……于是确定起单名‘蒙’”。(方蕤《我与王蒙》)

* 兄弟姐妹四人,王蒙排行第二,上有姐姐王洒,下有一妹王鸣,一弟王知。

* 出生后回过南皮。



* 在北京租住过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，后搬到西四北南魏儿胡同14号，后来在西城报子胡同甲3号，还住过受壁胡同18号、小绒线胡同27号等处。（《搬家》）

* 王蒙从小家中父母不和。王蒙说自己没有童年，也从来不愿意谈自己的童年。

“幼年的王蒙，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。家里的纠纷，父母的不和，源于文化素质、生活情趣、新旧观念、待人接物……反正说不清的差异，令夫妻关系恶化到水火不相容的境地。再加之家庭成员组成的畸形：他的外祖母、母亲、姨母组成联盟，和他那单枪匹马的父亲抗衡。有一回，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，正从院中往室内方向走来，迎接他的是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，从室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倾盆泼出。无疑，这种惊心动魄的残酷事实，在王蒙幼小的心灵上，深深地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我跟他相识以来，他从不轻易说起这些，而每每说起这种话题时，他很痛苦……”

那件事，对他的刺激太强烈，几十年来，每逢忆起他的童年，总是离不开那盆热绿豆汤情结。”（方蕤《我与王蒙》）

1937 年

*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全家彻底迁回北京。

* “学龄前在香山慈幼院附属幼稚园受教育，其旧址在帝王庙，后为女三中。”（《年轻的履历》）

1939 年

* 王蒙夫人是这样描绘五岁时的王蒙的：“一颗幼稚的心灵，一对善良而恐慌的眼睛，望着妈妈说：‘你不要哭，等我长大后，挣了钱给你。’一会儿，他又在寻找爸爸：‘爸爸呢？爸爸哪儿去了？’”



一只手伸过来捂住他的小嘴，说：“别出声，不许你见他。”此刻，妈妈早已把孩子藏了起来。”

“堂姐自幼跟三叔（王蒙的父亲）好，她跑过去，把小手拢成一个小喇叭，罩着三叔的耳朵，悄声说：“他们都在家，藏起来了。”父亲手里托着巧克力，却找不到孩子。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，吸着烟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屋门被反扣上了，他推也推不开。此时他高声地喊叫：“快把门开开！”但那是徒劳的，喊到天黑，也不会有人理睬的。五岁的王蒙在门外，拨开一道门的缝隙往里看，只见爸爸像一头愤怒的雄狮，不停地来回走动；一会儿又坐在那张藤椅上，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着烟，吸进去，又吐出来，一团团的黑烟弥漫在空中。他想叫一声‘爸爸’，又怕妈妈不高兴，他幼小的心灵上蒙着一层解不开的迷雾。”（方蕤《我与王蒙》）

1940 年

3

* “1940 年不满 6 周岁，‘考’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，简称北师附小。”（《年轻的履历》）

据方蕤在《我与王蒙》一书中说，王蒙才上小学的第一学期考了个第三名；其他各学期，回回是第一……

“听说学习好可以免缴学费，他读书很用功，这样可以为妈妈省下几枚大钞，他以为这样做是最疼他的妈妈了。……这么小的孩子能这样懂事，他不愧是妈妈的好孩子。”

“刚上学时，生活还不会自理，每天上学前，姨母为他提好裤子，系好鞋带，帮他背上书包。姨母还是他的第一任家庭教师，检查并辅导作业，启发他组词造句，造很长的句子，有时绘声绘色为他朗读范文，帮助他写作文。当王蒙成为一名作家后曾感慨地说：‘二姨是我的第一任文学创作启蒙教师。’”



1941 年

* 在王蒙快要满七周岁的时候，升入小学二年级，那是 1941 年，日伪统治时期。

王蒙的孩提时代有两件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：

第一件事是：“……有一次我出了个‘难题’……华老师规定，‘写字’课必须携带毛笔、墨盒和红模字纸，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‘写字’课无法进行，华老师火了，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，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。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，等想起这一节是‘写字’课时，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，回家再取已经不可能。我心乱如麻，面如土色。华老师来到讲台上，先问：‘都带了笔墨纸了吗？’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。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，她问：‘你们说怎么办？’我流出了眼泪。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，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，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……天啊，我完了。全班都沉默着，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：‘我出去站着去吧，王蒙就甭去了，他是好学生，从来没犯过规。’听了这话我真是绝处逢生，我喊道：‘同意！’华老师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厉声说了句：‘坐下！’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，问道：‘当××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’我脸一下子就红了，我无地自容。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……”（《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》）

第二件事是：“又有一次考‘修身’课。其中一道答题需有一个‘育’字，我头一天还练习好几次这个‘育’字，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觉得实在冤枉，便悄悄打开书桌，悄悄打开了书，找到了这个‘育’字，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。发试卷时，华老师说：‘这次考试，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他的成绩不能算



数。’我一下子又两眼漆黑了。又是一次促膝谈心，个别谈话。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华老师扣了我10分，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，没有在班上公布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。”（《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》）

* 王蒙从小有一颗孤寂的心，逛棺材铺询问棺材价格的荒唐事反映了这种心境：“七岁的王蒙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闲逛，并不想马上回家。他害怕父母的吵架。他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，漫无边际地东张西望，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，原来是一家烤肉店。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烧、烤、熏的美味佳肴，他真想拿起来，吃在口中。但是他没钱，他也不可能向爸爸、妈妈要钱来买。他懂得那是奢望，是可望不可及的。他只能看着、忍着。他再往前走，是一家棺材铺。他实在无聊了，推门走进去，看看这口棺材，又看看那口。店铺的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个小孩。这时，小小的王蒙开口了：‘掌柜的，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？’‘你这个兄弟问这个干什么？还不快回家。’他也觉得没趣儿，赶紧退出来，慢慢腾腾地往家走。这件事他不想告诉家里的任何一个人。一颗寂寞的心，当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。”（方蕤《我与王蒙》）

1944 年

* 王蒙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对图书馆的感情是和书一起建立起来的。

“在我10岁前后，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小绒线胡同，旁边的太安侯胡同有个民众教育馆，教育馆里的图书室很小，但我却是个吸引力很大的地方。一有空，我就去那儿看书，一去就坐到闭馆时分。大概常去看书的人中我年龄最小，个头儿最矮，而且又常是最后一个离馆吧，管理员对我非常熟悉。到了冬天，天黑得很早，炉火快灭时，呵口气便凝成了雾，手都冻僵了。管理员见我还在看，就总是和气地催促我说：‘小孩儿，该回家了！’因为那个图书馆的



图书不外借，所以有许多书我是坐在馆里读完的。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批武侠小说：《小五义》、《大宋八义》、《七剑十三侠》等。我还借阅过《少林十二式》、《八段锦》、《太极拳式图解》等讲练功的书，也照书练了一阵子，但收效甚微。渐渐地，冰心、沈从文、丁玲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我越来越热爱文学了。”（《我和图书馆》）

* 王蒙从小就喜欢写作。10岁时写过一首七绝《题画马》，自己戏称为“我的‘处男作’”，现收线装版《绘图本王蒙旧体诗集》。他还写过一个短篇：“……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过一个短篇，这个短篇也完全是左翼学生写的，是写一个清洁工，那时候叫清道夫。这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。解放前的冬天，你走在大街上，有时候看到非常穷的人拿着扫帚在扫街，非常同情他。我就写他生活多苦，没有钱又冷，家里的妻子儿女都等着他。好像我当时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，叫‘艾文’。”（《王蒙、王干对话录——〈聊以备考〉》）

1945 年

夏

* 王蒙跳级考入平民中学。

“1945年我跳了一级考入私立平民中学。因当时报考公立学校需要文凭，而我小学并未毕业，只好考私立的。在小学和初中，我学习成绩较好。……就在我考入中学这一年，日本投降，使我兴奋若狂……”（《文学与我》）

王蒙在平民中学读了3年，直至初中毕业，拿到他这一生中得到的惟一张毕业文凭。他小学没毕业，跳级上了初中。后来高中没念完，北平和平解放，作为少共布尔什维克的他，立即投入了火热的革命工作。

王蒙对平民中学有着特殊的感情，还因为在这里地下党引导



1945

他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他曾专门写了散文《我在平民中学》。

平民中学留给他的印象是这样的：“学校管理很严，校长、主任、老师对学生都严格要求，有时候用得上体罚。上着上着课，教室的后门打开了，进来了校长或者班主任，对于不守课堂秩序者或者考试作弊者拳打脚踢，耳光乒乓，使我这个坐在前排的小个儿也触目惊心。

.....

我似乎一直是在东楼四楼的一间教室里上课，同班同学有50多人。当时男生一律推光头，穿黑色校服，带‘平中’领章，打裹腿。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、早操、朗诵孙中山的‘遗嘱’。

尤其难忘的是，我在平中期间，结识了比我大四班的何平同学，他是地下党员，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。我曾经企图主办一个手写的传抄刊物《小周刊》，出了一期就被校长制止了。”（《我在平民中学》）

平民中学的同学何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：“1945年暑假开学后，新招来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中，有一个小巧伶俐，清秀文静的小同学，十分惹人注目。他聪明好学，成绩突出，曾多次受到表扬，在全校演讲比赛中，获全校第一名。并被选送到校外比赛。他就是王蒙……经过几次接触，我了解王蒙家庭及社会关系单纯，本人头脑清楚，有正义感，同情并向往学生运动，遂把他及他的同窗好友秦学儒列为积极分子加以培养。”（何平《我记忆中的小蒙》）

王蒙除了重视课堂学习之外，喜欢阅读课外图书的习惯也继续延续着：从小学时期成天泡在家附近的民众教育馆图书室，到上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。那间小小的教育馆图书室已不能满足上中学的王蒙的需求了。

“上初中了，我开始去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看书。……我读了鲁迅的一批杂文，读了巴金、许地山、朱自清、刘大白以及胡适的一些作品，读完了《士敏土》、《铁流》和一批世界文学名著。在北平图



书馆的这段读书生活,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,在当时连自己也未曾想到。”(《我和图书馆》)

* 由于父母感情不和,父亲经常不回家,家中没有固定的收入,常靠典当旧物维持生计,家庭生活过得比较清苦。他中学的两位好友都有印象。

何平在《我记忆中的小蒙》中说:王蒙“由母亲和姨妈带领他姐弟四人一起生活,日子过得比较清苦。记得他招待我在家吃过一顿无肉少油的小葱馅饺子,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,估计这就算改善生活了”。

好友秦学儒在《我的同学王蒙》一文中说:“到我们上初二时,他家就住小绒线胡同那么七八间普通民房,没什么摆设。我在他家吃过最好的饭也不过就是炸酱面。”

王蒙在《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》里,谈到当时自己读《风筝》一文时的感受,也能折射出当时他家的家境:“十一二岁,上初中以后,我读了《雪》、《好的故事》和《风筝》。……《风筝》是我自以为少年时代读得‘懂’的。……这个取材于童年生活的故事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心,以致压得我好几天喘不过气来。……少年的我读《风筝》的时候,也联想到了自己:我竟无待乎‘哥哥’的践踏!我压根儿就没有放过风筝!小时候营养不良,身体不好,住在北京的窄小胡同里,到哪里去放风筝?再说我也买不起风筝,也不会制作风筝,也不会放风筝。我没有童年。”

1946 年

* 小小的王蒙在学校受到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后,开始受到革命的熏陶。何平向他介绍了许多进步书籍。

“我从1946年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。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、毛泽东著作和革命文艺作品。《论联合



政府》、《社会发展史纲》、《大众哲学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士敏土》、《铁流》……都是在解放前悄悄阅读的。”(《年轻的履历》)

下半年

* “北平市举行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，王蒙获第一名，从此在学校小有名气。”(秦学儒《我的同学王蒙》)

1947 年

夏

* 王蒙的地下党联系人由何平改为黎光。

“1947 年我高中毕业离开平民中学，遂把这两个小同学的关系，转给北平地下党中学委员会的负责人黎光同志。”(何平《我记忆中的小蒙》)

1948 年

夏

* 这年暑期王蒙考上了北平市立四中，同时还考上了省立河北高级中学，地下党为了联系方便，让他上河北高中。

秦学儒回忆：“1948 年暑假初中毕业，王蒙和我都考上当时北平最好的两个中学，市立四中和省立河北高级中学。我俩遵照黎光的意见上了河北高中。”(秦学儒《我的同学王蒙》)

10 月初

* 地下党抓紧了对王蒙的入党发展工作。

秦学儒在《我的同学王蒙》一文中，作了详细的介绍：“10 月的一天，黎光约王蒙和我到北平图书馆的树林中，在周围有游人走动的情况下，他和我俩谈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，并让我们考虑一



个星期,然后在什刹海西岸再相会,确定我俩入党问题。一周后我俩与黎光在什刹海西岸相会。王蒙和我都坚定地说:‘自愿参加共产党,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’……我俩说完以后,黎光作为我俩的介绍人正式介绍我俩入党,并把我俩入党日期定为这年的10月10日。”

10月10日

* “1948年10月10日,还差五天就满十四足岁的我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她的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,并立即投入了发展组织,积蓄力量,迎接解放,保卫北平的斗争。在这样的年代,我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。”(《年轻的履历》)

本年

* 《春天的心》(散文)刊登在《一九四八年北平平民中学年刊》上。该刊上有校长写的序言、各班班史、校景、教师及毕业生相片、同学赠言、学校设施介绍及通讯地址等。《春天的心》是刊登的惟一一篇学生作文。“王蒙在《春天的心》中大量引用了古诗词歌赋中的词句。如‘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’、‘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、‘又是一年芳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’等等。”(秦学儒《我的同学王蒙》)

1949年

1月31日

* 北平和平解放。

* 王蒙参加了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活动。

“1949年1月31日,国民党宣布投降后的当天夜里四五点钟时,将校园的墙上、大门上,都贴好了标语,做好了宣传组织同学扎横标、挂彩旗、写标语的准备工作,参加解放军入城的欢迎队伍。”(秦学儒《我的同学王蒙》)